



新课标阅读必备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中外名著选编》编写组 编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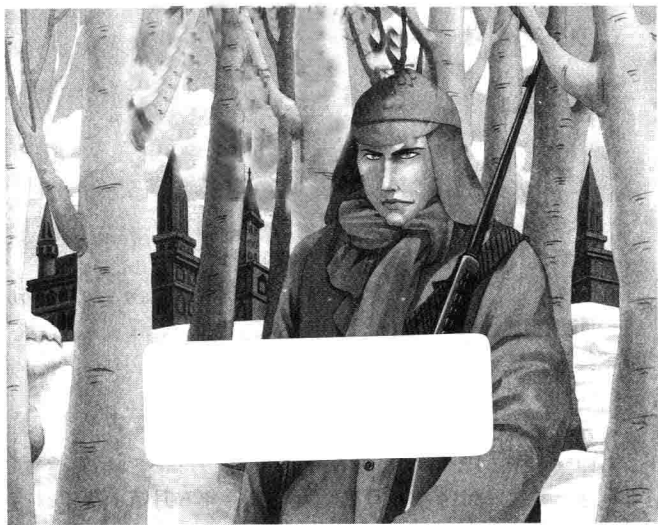


新课标阅读必备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中外名著选编》编写组 编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
中外名著选编》编写组编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美术出
版社, 2014. 6

(新课标阅读必备丛书)

ISBN 978-7-5344-7563-4

I. ①钢… II. ①奥… ②中… III. ①长篇小说—苏
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136424号

责任编辑 曹奇峡

崔银萍

责任监印 朱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富宁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32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7563-4

定 价 1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67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5楼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一、背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描写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维埃青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国内外敌人以及各种困难进行顽强斗争的优秀作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他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了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壮丽诗篇。

二、梗概

保尔·柯察金，出生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全凭母亲替人洗衣做饭维持生计。十二岁时，母亲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在那儿他受

尽了凌辱。他憎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店老板，厌恶那些花天酒地的有钱人。

“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家乡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岁月。红军解放了小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在镇上做地下工作。他在保尔家住了几天，给保尔讲了关于革命、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

一天，朱赫来被白匪军抓走了。保尔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在匪兵押送朱赫来的途中，保尔猛扑过去，把匪兵打倒在壕沟里，与朱赫来一起逃走了。由于波兰贵族列辛斯基的儿子维克多的告密，保尔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保尔经受住了拷打，坚强不屈。

为迎接白匪头子彼得留拉来小城视察，一个二级军官错把保尔当作普通犯人放了出来。

保尔参军后当过侦察兵，后来又当了骑兵。他在战场上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宣传员。在一次激战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但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他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回前线，于是他立即投入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他做团的工作、肃反工作，并忘我地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去。特别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尤为艰苦：秋雨、泥泞、大雪、冻土，大家缺

吃少穿，风餐露宿，而且还有武装匪徒的袭击和疾病的威胁。

在筑路工作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组织上不得不把保尔送回家乡去休养。半路上误传出保尔已经死去的消息，但保尔第四次战胜死亡回到了人间。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入了党。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和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坏，丧失了工作能力，党组织不得不让他长期住院治疗。1927年，保尔已全身瘫痪，接着又双目失明，肆虐的病魔终于把这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战士束缚在病榻上了。保尔也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

这个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并且没有丝毫写作经验的人，开始了他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文学创作。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他用生命写成的小说终于出版了！

请认真读一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你将终身受益。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38
第四章	077
第五章	097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46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72

第二部

第一章	204
第二章	214
第三章	237

第四章	298
第五章	317
第六章	326
第七章	339
第八章	361
第九章	391

第
一
部

第一章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过来吧，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

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个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穿着一件黑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又怕挨骂，没敢做声。

保尔是信教的。她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前创造的，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

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吃了一惊，立刻向校长室走去，一路上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要被开除了。

结局和预料的一样。

第二天，母亲带着辍学的保尔到铁路车站的餐厅找工作。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

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嘛，别丢脸！”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弟弟，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是把“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有点高兴起来。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現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统统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他是个草包。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